古藏文文献《拔协》的判断句*

张　军　龙从军

[提要] 《拔协》是一部重要的古代藏文文献，主要记述了吐蕃王朝后期佛教在西藏的弘传情况，反映了古藏语晚期及中古藏语早期的语言面貌。《拔协》的判断句分为无系词判断句和系词判断句，后者使用系词 yin 或 lags。这些判断句各具特点，它们的使用情况显现出藏语判断表达系统由旧到新的过渡性特点。

[关键词] 古藏文　《拔协》　判断句　系词

一　关于《拔协》

《拔协》（sba bzhed）是藏族的一部古典文史名著，主要记述了吐蕃王朝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公元 755-797 年在赞普位）时期的事迹，尤其对 8 世纪中后期和 9 世纪前期佛教在西藏的弘传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对后弘期佛教的传播情况也有增补记述。

《拔协》在长期传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写本和名称。16 世纪藏传佛教史籍《贤者喜宴》引述史料时就有《纯正拔协》、《大拔协》、《中拔协》之分。现在刊布的版本有《巴协》（民族出版社 1980）、《〈拔协〉（增补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0）、《韦协》（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韦协》（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2）等。各版本成书时间不一，形式与内容上有较大差异（刘凤强 2018）。不过书名中的“拔”（sba/rba/dbav）都指的是拔・塞囊（sba gsal snang，rba gsal snang，dbav gsal snang），“协”（bzhed）义为“主张”、“见解”等，“拔协”即“拔・塞囊的论述”或“拔・塞囊的论著”[①]。

一般认为，《拔协》的作者就是拔・塞囊。拔・塞囊是赤松德赞属下名臣、藏传佛教前弘期的重要开拓者。他是赤松德赞倡行佛教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了 8 世纪中后期藏传佛教的诸多重要事件，如受遣前往尼泊尔、印度迎请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到吐蕃传教，到中原地区求取佛经；后来从寂护出家为僧（法名耶喜旺布），受赤松德赞委派为吐蕃僧团宗师；担任桑耶寺的主持、翻译佛教经典等。这些历史事件在《拔协》中都有记载。但对于《拔协》的作者还有其他说法，比如认为《拔协》的作者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人物库敦・尊珠雍仲（khu-ston brtson-vgrus-gyung-drung，公元 1011-1075 年）（梁金宝 2013:48）。结合《拔协》

* 本文为“喜马拉雅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项目（ZFYJY201901009）”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一带一路茶马古道段语言学调查研究（2019MZSCX005）”的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成都 2019.11.1-4）上报告，承蒙与会专家给予良好建议；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 本文主要考察《拔协》的语言现象，所据版本是佟锦华、黄布凡翻译注释的《〈拔协〉译注》（1990）。若无特别说明，下文所说《拔协》即指该译注。

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基本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拔协》正文部分的底本应该是拔·塞囊所著，而增补部分另有作者，很可能就是库敦·尊珠雍仲[①]（佟锦华、黄布凡 1990:8）。这样，关于《拔协》的写作年代就可以大体确定，拔·塞囊的原本（正文底本）《拔协》应该是在 8 世纪的吐蕃时期形成的，而增补部分大概完成于 11 世纪[②]。现在的版本也可能在后世传抄过程中进行过局部的内容增补和文字改写。如此看来，《拔协》应该能够反映古藏语晚期到中古藏语早期的过渡时期的语言特点[③]。

二　《拔协》的判断句

判断句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句子类型。我们在考察《拔协》的判断句时，为了方便进行前后比较，对其语义或功能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定，即表示等同或归类的语法构式“A + B + [系词]”，但在范围上不局限于独立的句子，还包括表达判断意义的小句。判断句在语篇结构或语用功能上常常带有话题结构的特征，特别是那些没有或省略系词的判断句，一般判断对象充当话题，所作的判断是述题。《拔协》中的判断句有的不使用系词，有的使用判断系词 yin（否定形式为 min）或 lags。据统计，《拔协》中的判断表达句有近 250 例，其中不使用系词的有 110 多例，使用 yin 的有 110 例（包括其否定形式 min 的 7 例），使用 lags 的有 22 例[④]。

（一）无系词判断句

《拔协》中有些判断句不用系词，主要有 3 种构式[⑤]。

---

① 《拔协》的正文和增补两部分结构明显。全书开篇即说：“赞普赤松德赞、堪布（菩提萨埵）以及上师白玛（莲花生）时期弘扬显密二宗的《拔协》有正文和续篇合集。”正文部分记述至拔·塞囊去世和赤松德赞时期结束；增补部分主要讲述了 9 至 10 世纪佛教在西藏的辗转传播过程，特别是后弘期通过上、下两路弘传佛教的情况。全书结尾还说明了《拔协》增补本与正文底本的关联。

② Denwood（1999:243）将书面藏语分为“前古典藏语（Preclassical Tibetan，10 世纪中叶以前）”和“古典藏语（Classical Tibetan）”。他认为《拔协》约成书于 8 世纪晚期、汇编于 13 世纪，应归于前古典藏语的文献。《拔协》的底本出现在吐蕃时期，保留了古藏语的许多特点，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也将其归于古藏语文献。

③ 关于藏语史的分期，我们结合 Beyer（1992）、胡坦（2003）、邵明园（2016a、2016b）等的观点，大体分为：上古藏语（Primitive Tibetan，7 世纪之前）、古藏语（Old Tibetan，7-10 世纪）、中古藏语（Middle Tibetan，10-17 世纪）、近代藏语（Early Modern Tibetan，17-19 世纪）、现代藏语（Modern Tibetan，20 世纪以来）。

④ 邵明园（2019）认为 7-10 世纪的吐蕃古藏文中系词 yin（以及 lags）都发展出表达时体意义的助动词功能，即当它们在连接体词性成分和谓词性成分（通常带有名词化标记-pa/ba）时，可表达完整体意义（表示事件或行为已经发生）或惯常和规律性意义。不过他也认为，此时的 yin 或 lags 其实还保留有系动词的意义。我们把“NP + [VP-pa/ba]+系词”中的 yin 和 lags 当作系词来分析。

⑤ 本文采用龙从军主持开发的民族语言文献数据库中《拔协》的拉丁转写和文本标注。藏文转写系统按照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发布的“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草案）”（详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 2015）。所用语法标注缩略语为：1sg：（第一人称单数）；1pl：（第一人称复数）；2sg：（第二人称单数）；2pl：（第二人称复数）；ALL：allative（向格）；COP：copula（系词）；DAT：dative（与格）；DEM：demonstrative（指示词）；EXI：existential verb（存在动词）；GEN：genitive（属格）；HON：honorific（敬语）；INS：instrumental（工具格）；LNK：linking component（连接成分）；LOC：locative（位格）；NEG：negative（否定）；NML：nominalizer（名词化标记）；OBJ：objective（对象格）；SFP：sentence-final particle（句尾助词）；TOP：topic marker（话题标记）。

1．基础构式“A + B”

（1）ཞང་མ་ཞང་རྗེའི་གདུང་སོབ་པ།　　尚•玛降是国王的栋梁。

zhang ma zhang　rje-vi　gdung　sob-pa.

尚•玛降　王-GEN　梁　替补-NML

这里 zhang mazhang“尚•玛降”是判断对象，rjevi gdung sobpa 是一个带有名词化标记-pa 的体词结构，对前者进行判断。无系词判断构式由判断表达的话题和述题构成，是其他判断句构式的“基础”。这种形式更多地出现在并列或对举表达中。例如：

（2）དེའི་སྲས་རྒྱ་རྗེ་འཕྲོམ་ཤིང་། དེའི་སྲས་རྒྱ་རྗེ་ཐེ་པ། དེའི་སྲས་རྒྱ་རྗེ་ཁུན་ཕན།

de-vi　sras　rgya (nag)　rje　vbromshing,　de-vi　sras　rgya (nag)

DEM-GEN　儿子　汉地　王　卓木兴　DEM-GEN　儿子　汉地

rje　thepa,　de-vi　sras　rgya (nag)　rje　hwanphan.

王　太巴　DEM-GEN　儿子　汉地　王　乾盘

他（唐王初琼）的儿子是唐王卓木兴，他（卓木兴）的儿子是唐王太巴，他（太巴）的儿子叫唐王乾盘。

2．带有话题标记 ni 的构式“A + ni + B”

（3）རྒྱའི་ལོ་ཙཱ་ནི་ལོ་ཙཱ་ཆེན་མོ་ཡེ་ཤེས་དབང་པོ།　　印度文翻译是大译师耶喜旺保。

rgya(dkar)-vi　lo tsaa　ni　lo tsaa　chen mo　ye shes dbang po.

印度-GEN　翻译　TOP　翻译　大　耶喜旺保

ni 是藏语中由来已久的话题标记，传统文法中称之为 ནི་སྒྲ（ni sgra），早在 7 世纪图米•桑布扎的《文法根本三十颂》中就有介绍，它的基本功能是提示话题，另外还有对比、强调和衬字等功能（Beyer 1992:275-278；意西微萨•阿错 2007）。《拔协》中话题标记 ni 有 68 处用例，出现在判断句、描写句、叙事句等各种句式中。

3．带有句尾词 o 的构式“A + B + o”

（4）ཁྱོད་ངའི་མ་ཙཏྶ་བོ།　　你是我的亲教师啊！

khyod　nga-vi　atsrya-vo.

2sg　1sg-GEN　阿杂诺雅-SFP

o 出现在陈述句句尾表示确定的语气，传统藏文文法中叫“句终字”（རྫོགས་ཚིག），它随前一音节韵母之不同而有不同变体，如-vo/-bo/-go/-so/-lo/-do/-ro/-mo/-no 等。句尾词 o 不限于判断句，《拔协》中出现 200 多次。

此外还有同时使用话题标记和句尾词的判断构式“A + ni + B + o”。例如：

（5）ཅི་ཡང་མི་སེམས་མི་རྟོག། མི་སྤྱོད་པ་ནི་མི་དམིགས་པའོ།　　无所思、无所察、无所为，就是无所求。

ci　yang　mi　sems　mi　rtog　mi　spyod-pa　ni　mi　dmigs-pa-vo.

什么　也　NEG　想　NEG　考察　NEG　行为-NML　TOP　NEG　专注-NML-SFP

这个判断句也带有话题标记 ni，话题和述题都是名词化的谓词结构，句尾还带有加强语气的句尾词(v)o。

（二）使用系词 yin 的判断句

yin 是《拔协》中使用最多的判断系词，可以用在肯定句中，也可以用在否定表达中。藏语中 yin 的否定式是 ma yin“不是”，不过，《拔协》中更多使用的是 ma yin 的合音紧缩形式 min“不是”。

1．肯定式“A + B + yin”

（6）ང་བོད་ཀྱི་འདུལ་སྐལ་ཡིན།　　我是吐蕃的教化者。

nga　bod　kyi　vdul skal　yin.

1sg　吐蕃　GEN　教化者　COP

（7）བོད་ཀྱི་རྒྱལ་པོ་ལ་བཟང་བ་མེས་སྲོང་བཙན་ཡིན།　　吐蕃诸王中，最好的是先祖松赞干布。

bod　kyi　rgyal po　la　bzang-pa　mes　srong btsan　yin.

吐蕃　GEN　王　LOC　好-NML　祖宗　松赞　COP

2．否定式“A + B + min”

（8）སྲས་ལ་འདི་མི་མིན་ལྷའི་དབོན་ཡིན།　　王子不是人而是佛的子孙。

sras　la　vdi　mi　min　lha-vi　dbon　yin.

儿子　DAT　DEM　人　COP:NEG　佛-GEN　子孙　COP

《拔协》中用 yin 或 min 的判断句可以针对各人称的判断对象，也可用于不同的语气。例如：

（9）ཁྱོད་འབབ་དེའུའི་བུ་ཡིན།　　你是马窦的儿子。

khyod　vbav devu-vi　bu　yin.

2sg　马窦-GEN　儿子　COP

（10）དེ་ཅི་ཡིན།　　那是什么？

de　ci　yin？

DEM　什么　COP

这方面与 yin 在现代藏语中的用法有了明显的区别，比如在通常情况下，现代藏语类似例（9）和（10）的判断句要用与 yin 相对的另一个系词 red。

（三）使用 lags 的判断句“A + B + lags”

《拔协》中使用 lags 的判断句也比较多。例如：

（11）རྗེ་བཀའ་དྲིན་ཆེ་བ་ལགས།　　王是恩泽大的（王恩泽浩大）。

rje　bkav drin　che-ba　lags.

王　恩情　大-NML　COP

lags 后边可以带句尾词 o，也可受否定词 ma 修饰，用于表达否定判断。例如：

（12）ཡོས་བུའི་ལོ་ལ་འབྱོངས་པ་ལགས་སོ།　　是兔年里完成的。

yos bu-vi　lo　la　vbyongs-pa　lags-so.

兔子-GEN　年　LOC　完成-NML　COP-SFP

（13）ངེད་དད་པ་ཆུང་བ་མ་ལགས།　　我们不是信仰小的（我们不是缺少信仰的）。

nged　dad pa　chung-ba　ma　lags.

1pl　信仰　小-NML　NEG　COP

一般认为，lags 是古藏语中一直使用的系词。不过，从《拔协》中的用例来看，lags 作为系词的用法并不典型，很少出现“NP + NP +lags”的表达。用 lags[①]的判断句中，表语（述

① 邵明园（2016a:49，2019:424）认为，lags 在古藏语和中古藏语中都有兼作时体助动词的用法。“最常见的例子是附着在完成体动词后，和完成体动词的名物化标记 pa/ba 发生重新分析，pa/ba 和 lags 一起表达时体意义。”不过他也认为，“lags 其实还保留一定的系动词的意义，此时把 ba/pa 视作名物化标记同样是可以成立的。”我们把这种情况仍然当作判断句的用法。

题）往往是带有名词化标记的谓词性成分。另外，lags 还用在判断句以外的句式中。例如：

（14）བཙན་པོ་ན་རེ། སློབ་དཔོན་ལཏ་ང་བོད་ནག་པོ་ལ་དགའ་བ་རྣམས་དད་པ་སྐྱེ་རེ་བ་ལཱགས་པས།

btsan po	na re	slob dpon	latt		nga	bod	nag po	la	dgav
赞普	说	大师	HON		1sg	吐蕃	黑业	OBJ	喜欢
ba	rnams	dad pa	skye	re	ba	lags	pas.		
NML	PL	信仰	产生	希望	NML	COP	LNK		

赞普说道：大师，我希望让吐蕃喜欢黑业者们对佛法产生信仰。（赞普说道：大师，是这样，我希望吐蕃喜欢黑业的人们对佛法产生信仰。）

这句话中使用 lags 的小句是一个名词化结构，本身并没有判断对象（判断表达的话题），更像一个表达强调的句式。

从语用功能上看，用 lags 的判断句一般都表达了说话人或叙述者的某种尊崇和礼貌的态度。在相反的情境中，通常不会出现 lags。例如：

（15）དེང་འཕབས་ཀྱི་འཕྲང་དུ་འབའ་དེ་ཌུས་ཏུས་གཅིག་ལ་ཕུག་རོ̀ན་བཞི་བསད་པ་དེ་གནོད་པ་ཆེོ̀་ལོ̀།

deng vphabs	kyi	vphrang	du	vbav devu-s	dus	gcig	la
登坡	GEN	狭路	LOC	马窦-AGE	时	一	LOC
phug ron	bzhi	bsad-pa	de	gnod-pa	che-vo.		
鸽子	四	杀-NML	DEM	灾害-NML	大-SFP		

在登坡险道那里，马窦同时射死四只鸽子，这是很大的罪孽。

比较例（11）和（15），在说到“国王的恩泽”时用了 lags，但对于“马窦的罪孽行为”只用了一个句尾词(v)o。

三　从藏语史看《拔协》的判断表达形式

《拔协》的判断句与现代藏语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现代藏语（包括书面语和各方言口语）的判断句通常都要用系词，像《拔协》中大量使用的无系词判断句，在现代藏语中很少使用了。再比如，系词 yin 在现代藏语中仍然频繁使用，但用法与《拔协》有了很大不同；lags 在现代藏语中几乎不再用作系词了。此外，现代藏语中存在一个与 yin 功能互补的系词 red（部分藏语方言中没有 red，但有与其相当的其他系词，如日喀则藏语用pe̍ʔ^{231}（康马话）、阿里藏语用nta̍ʔ^{12}（日土话）或nda̍ʔ^{12}（札达话）等，但 red 在《拔协》中还没有系词的用法。《拔协》判断表达的特点可以联系藏语史来进一步认识。

（一）关于无系词判断句

古藏语的判断句可以不用系词，特别是肯定式判断句常常使用“名词+名词”的无系词构式，系词一般在否定判断句或表示强调的时候才使用。无系词判断句可以采用话题结构，也可以带有句尾词 o。例如（胡坦 2003:133）：

（16）nyi khyi　ni　rkong po　dkar po-vo.　　聂其就是工布王噶波。
　　聂其　TOP　工布　噶波-SFP

无系词判断句在《拔协》中用得比较多，既有“A＋B”的基础形式，也有带有话题标记 ni 和句尾助词-o 的强调式，通常用在并列或对举的语境中。这些用法基本上反映了吐蕃时期古藏语判断句的特点。无系词判断句在后来的书面藏语文献中也有使用，比如在韵律诗词、

大众谚语和平行诗歌以及动词补语小句（verbal complements）等结构或形式中的判断表达通常可以省略系词 yin（Beyer 1992:256）。随着中古藏语中系词 yin 和 red 用法的体系化分工，判断句中的系词越来越带有强制性，无系词判断句逐渐消失。

（二）关于系词 yin 和 lags

一般认为，yin 和 lags 是 7-10 世纪吐蕃古藏语的两个常用系词，yin 用于统称（“一般语境”），而 lags 用于敬称（“敬语语境”）（李方桂、柯蔚南 2006:333；王志敬 2012:14、221；邵明园 2019）。古藏语中系词 yin 和 lags 的使用频率都不算高，并且在句法上是非强制性的，肯定句中往往可以省略不用。根据邵明园（2019）的统计结果，古藏语文献中系词 lags 比 yin 更为常用，且在各个文献中的使用更为平衡[①]。中古藏语文献中系词 yin 和 lags 相较古藏语的用例大为增多，且 yin 的使用频率反超了 lags（邵明园 2016a）。

从《拔协》来看，系词 yin 和 lags 的使用情况与古藏语和中古藏语的情形都不完全一致。首先，《拔协》中系词 yin 的使用频率要高于 lags，总计有 110 例（lags 有 22 例），这种情况更接近于中古藏语，并且 lags 更多地用在描述性或者事件性的判断表达（即“VP + pa/ba + 系词”构式）中，典型的判断句多用 yin。其次，从使用功能上看，yin 和 lags 的“统称—敬称”区分已经很不严格了，比如例（7）谈到“先祖松赞干布”时用 yin，例（11）针对“王”（赤松德赞赞普）的判断句则用 lags。实际上，系词 lags 的敬称用法似乎与通常所说的藏语“敬语词”（zhe sa）有所不同。敬语（词）与普通词相对，它们的概念/词汇意义（即指称的对象）相同，但前者通常用于对具有较高地位或等级的人和（财）物的称说，是藏语词汇的组成部分（胡书津 1985a）；敬语在藏语各方言中的分布多少不一（胡坦 2003:170）。而系词 yin 和 lags 的区分属于语法—语用的功能层次。Beyer（1992:152）认为古藏语中系词 lags 用于文雅言谈（elegant speech），并不属于敬语（honorific）范畴[②]；Denwood（1999:247）则区分了尊称系统（deference system）和礼貌系统（politeness system），前者相当于敬语，是针对句子论元（主语、宾语）或领属成分所指称的对象，后者则指向言谈过程中的听话人或读者。《拔协》中系词 yin 与 lags 的区别可能更接近普通用语与礼貌用语的区别。

中古以后系词 yin 的使用更为广泛，而 lags 则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谦敬（礼貌）助词，现代大多数方言中 lags 已不再作为系词使用了。

（三）关于 red

古今藏语判断句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系词 red 的出现并与原有系词 yin 形成一个新的判断表达系统。比如在现代藏语拉萨话中，当叙述者表示所说的情况是为个人所深知或强调判断是根据个人确知的语气时，用 yin；相反，当叙述者只是泛泛地说明或判断时，并不表示确知语气时用 red（金鹏 1981）。从具体用法上看，yin 和 red 的区别“不仅同主语的人称有关，还同时间之久暂、关系之亲疏、行为之自主与否以及语气之肯定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胡坦 2002:462）。这种表达判断情态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分工，成为系词 yin 和 red 语法化为示证范畴标记的基础。yin 和 red 的这种二分表达系统在藏语多数方言中都存在。

---

① 系词 lags 在“古藏文文献数据库（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OTDO）”中有 156 例，yin 有 98 例（其中有 45 例受否定词 ma 修饰，用于否定判断句中；有 64 例集中于敦煌吐蕃文献《兄弟教诲录》）。

② Beyer（1992:152）同时注意到，一个词汇项可以同时具有文雅和敬语的对应词。例如：无标记的 na“我们”同时具有敬语形式 nged 和文雅形式 bdag。

系词 red 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它是由实义动词 red“变化、变作”发展而来的[①]。邵明园（2016b）详细考察了藏语文献中 red 的用法演变，发现从 7 到 10 世纪的古藏语文献中，red 只有 2 处用例，都是作词汇动词（实义动词）的；在中古文献中 red 仍然作为实义动词在使用，不过在 14 世纪的《木雅·嘉央扎巴自传》中已经发展出系词的用法。据此他认为至晚在 14 世纪木雅地区的口语中，red 已经由词汇动词演变为系动词及时体助动词。

《拔协》中仅有一处 red 的用例，出现在正文部分：

（17）དེ་ཕྱིན་ཙ་ན་ལྷ་བཅུ་དགུ་འདུག། དགྱེས་ནས་ཧེ་ཧེ་བྱས་པས་མཉལ་སད་པའི་རྨི་ལམ་དུ་རེད།

de	phyin	tsa na	lha	Bcu dgu	vdug,	dgyes	nas	he he	byas	pas
DEM	去	时候	佛	十	九	EXI	喜欢	LNK	呵呵	做	LNK

mnal	sad	pa-vi	rmi lam	du	red.
睡觉	醒	NML-GEN	梦	ALL	变成

到那里去时，见有十九尊佛像。（赞普）高兴得“呵呵”笑起来。醒来时，原来是梦。

表面上看，red 似乎起到了系词的作用。但 Denwood（1999:273）认为这里的 red 并不是系词，而是表示“变化”义的动词。这需要联系句法结构来理解。邵明园（2016b:706）注意到，吐蕃藏语文献中的 red 都与一个格助词-du 关联使用，形成“NP-du+red”的表达结构。传统语法把-du 称为“同体格”ངོ་ཉིད (de nyid)[②]，其功能表示“向客体发出动作时，客体合入动作之内，二者融合成另一事物或动作。简称之，所作事同所作实化为一体”，即表示行为动作导致事物改变成为另一性质的结果，或表示行为动作自身变化的一种“程度”或补充说明动词谓语所导致的一种变化结果（胡书津 1985b）。总之，格助词-du 通常要与表示“变化”或带有趋向义的谓语动词关联使用。中古藏语中 red 既可以作实义动词，也可以作系词；但前者一般也要与格助词-du 搭配使用，当作系词使用时则不需要格标记。例如《木雅·嘉央扎巴自传》中的例子（邵明园 2016a:45）：

（18）མི་དེ་ཆོས་གྲགས་རེད།　　那人是曲扎。

mi	de	chos grags	red.
人	DEM	曲扎	COP

这样看来，《拔协》中的 red 在句法功能上依然是一个实义动词，其用法与古藏语的情形一致。

red 语法化为系词并与系词 yin 形成一组情态功能相对的表达系统，很可能是从方言地区的口语中（比如木雅地区的方言）开始的。邵明园（2016b:706）还对 yin 与 red 表达情态和示证功能的演变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很可能是对古藏语时代即已存在的一种‘语用—句法’结构的替换和发展”。他认为吐蕃古藏语时代 yin 与 o 表现出某种对立，yin 常用于带

① 邵明园（2016a，2016b，2019）认为 yin 和 red 表达了“向自我（egophoric）”与“向他者（heterophoric）”的示证意义的对立。大体上说，“向自我”是以说话者为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的主观断言；“向他者”是以说话人以外的视角进行的具体表达基于远离指示中心的客观视角叙实和断言的语义（factual and assertive），所以也叫“叙实（factual）”示证。

② 在藏语传统语法系统中，de nyid“同体格”包括-la 和-du 两类性质不同的格标记。Tournadre（2010）将前者称为“与格（dative，包括-LA 和-R）”，将后者称为“目的格（purposive，包括-DU 及其变体）”；目的格的功能是指示整体或属性的变化。

有较多主观语气的否定句中，表达较多主观的推测、认定和判断；而 o 作为句终助词，当其附着在名词性或形容词性的词后面时，往往兼具了系动词的功能，从而 yin 与 o 构成某种语气情态上的对立。而在不晚于 14 世纪的中古藏语时代，随着 o 的消失，red 即在上述古藏语的形态句法结构下，演化为系动词，从而代替了 o 的功能，最终形成 red 和 yin 在示证和情态方面的对立。不过邵明园（2019:437）修正了这种“功能替换说”，认为“现代藏语支语言系动词表达示证的源头，来自古藏文时代 yin 和 lags 的功能对立，而不是 yin 和-o 的对立。因为 lags 用于敬称语境，而敬称通常用于他者身上，所以逐步就具有了表达叙实的示证意义。与该过程相伴，经由语用推理，yin 就获得了表达向自我的示证意义。吐蕃之后，由于 yin 和 lags 谦敬对立功能的消亡和 red 在大多数藏语支语言/方言中语法化为系动词，red 就取代了 lags，从而演变成了现代藏语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 yin 和 red 双分的系统和示证差别。”示证范畴的产生和体系化是藏语语法演变的一个重要转型，但对其来源还需要深入研究。藏语判断表达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情态的突显，本身就是广义上的示证体系的一部分。系词 red 的出现并与 yin 形成判断表达系统，就是为了适应藏语对示证意义强化，同时，系词 yin-red 进而语法化为示证范畴的重要表达手段。

《拔协》判断表达系统既有古藏语中常见的无系词句，也使用系词 yin 和 lags，不过 yin 与 lags 在功能上的对立已经不严格，而新的系词 red 并未发展出来。这表明《拔协》判断表达系统处于旧体系瓦解、新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

参考文献

[1] 巴擦•巴桑旺堆. 2012.《〈韦协〉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 巴色朗. 1980.《巴协》，北京：民族出版社.

[3]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 2015.《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草案）、信息处理用现代藏语分词规范（草案）、信息处理用现代藏语词类标记集规范（草案）》，北京：商务印书馆.

[4] 金　鹏. 1981.《藏语拉萨话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用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 4 期.

[5] 胡书津. 1985a.《藏语敬语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2 期.

[6] 胡书津. 1985b. 《藏语书面语同体格助词“de nyid”浅说》，《西藏研究》第 1 期.

[7] 胡　坦. 2002.《拉萨藏语中的“是”字句》，载胡坦著《藏语研究文论》第 454-473 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8] 胡　坦. 2003.《藏语》，载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 92-175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9] 李方桂、柯蔚南. 2006.《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王启龙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0] 梁金宝. 2013.《藏语历史文献词汇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11] 刘凤强. 2018.《〈拔协〉版本及相关问题考述》，《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 6 期.

[12] 平　措编. 2010.《韦协》，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3] 邵明园. 2016a.《中古藏语的系动词》，《民族语文》第 2 期.

[14] 邵明园. 2016b.《藏语组系动词 red 的语法化》，《语言暨语言学》第 5 期.

[15] 邵明园. 2019.《古藏语的系动词》，《语言暨语言学》第 3 期.

[16] 佟锦华、黄布凡. 1990.《〈拔协〉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17] 王志敬. 2012.《敦煌藏文语法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8] 意西微萨•阿错. 2007.《藏语的话题标记——ནི（ni sgra）》，第 11 回中日理论言语学研究会「主题マー

カーと SOV 型言语」，日本大阪：同志社大学大阪サテライト，10 月 14 日.
[19] Beyer, Stephan V.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 Denwood, Philip. 1999. *Tibet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1] Tournadre, Nicolas. 2010. The classical Tibetan cases and their transcategoriality: from sacred grammar to modern linguistics. *Himalayan Linguistics* 9(2): 87-125.

On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 the Ancient Tibetan Literature *sba bzhed*

ZHANG Jun and LONG Congjun

[Abstract] *sba bzhed*,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ancient Tibetan focusing o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during the late Tibet Dynasty, reflect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late Old Tibetan and early Middle Tibetan.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 *sba bzhed* include non-copular constructions and copular ones, the latter using the copula *yin* or *lags*. The usage of these declarative sentences, with their own peculiarities, demonstrates a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declarative expression system in Tibetan from an old state to a new one.
[Keywords] classical written Tibetan　*sba bzhed*　declarative sentences　copulas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普忠良】